

## 白堊

西薩克斯海岸連綿三百多公里都是一片皚色懸崖，幾百萬年前海底沉澱的白堊石被斷層抬升成島嶼，皎潔的白與深湛的藍，相映而成英倫最浪漫的一道海岸線——

魚，我看着牠在船艙裏掙扎，剛從漁網上解下的魚在空氣中撲騰掙扎，牠背上被網刮掉了兩片鱗、一撲騰把血濺得滿艙都是，我想烏頭、鱗魚類的魚都會這樣在空氣中撥着一對平行的胸鰭，一張嘴開開合合，亮晶晶的魚眼瞪得滾圓，那副徒勞而富有生命力的模樣既可笑又可愛——一種不值一提的惋嘆偶爾也會浮現在心頭：這就是生命啊……

宰魚，剪刀利落地剪斷烏頭的鰓，掙扎，牠在水槽中甩尾掙扎着，每一下撲騰都有力地在鐵盆中敲出「咚」一聲悶響，咚，咚，咚——

我想起了幾年前宰的一條魚，兩斤多重的一尾黃立鯧掙扎起來是多麼的有力，一個成年男人得使上半身的力氣壓着砧板才按得住牠，牠掙扎的欲望是多麼強烈，直到五分鐘後血流盡了，牠才力竭，那一刻牠泛着青光、滑溜而曾經充滿力量的魚尾還在細微地顫抖着，這美麗的一幕深深地留在我記憶中，成為一記銘印，久久地觸動着我……

魚總是死得那樣不甘。油立魚死前總會伸長牠透明的魚喙，偶爾下網捉回來一堆小油立，宰魚時牠們被齊頭斬斷，一個個伸長着喙的魚頭排在砧板上，一雙雙魚眼不甘地死瞪着天——

幼鯊在我家鄉被叫作「鯊孫」。鯊魚一生都必須不斷地游，一旦停下來，水不流過牠們的魚鰓，牠們便會缺氧而亡。有一次，一張放了一夜的漁網剛好纏著一條鯊孫，牠大抵是前一夜纏了網，早已經死透了，解了網、拮在手上，便軟趴趴地躺在我手心，構造精緻、分叉的魚尾了無生氣地垂着，腐爛的內臟化成血水從排泄孔流出來。隨手把牠拋回海裏，我看着牠白花的魚肚朝天、徐徐地沉沒海底。「沉寂」，那是當時我唯一想到的詞。

咚……咚……水槽裏傳出的悶響逐漸靜了下來，過了幾分鐘，那條烏頭也就沒力氣、快要嚥氣了，我隨手拿起菜刀把牠宰乾淨，剖出魚鰓、刮淨魚鱗、剖開魚肚、拿掉內臟，牠卻仍在動，我能感受到牠微涼的皮膚下肌肉的跳動，映着青光的魚背起伏中流轉、充盈着一種生的悸動，堅韌又彷彿永不停息，有着一種因徒勞而生的美麗……

我望着牠晶瑩的眼珠蒙上白霧，幽藍的魚背褪去光彩，然後被妻子撒上蔥花、薑絲，最終被放上餐桌，「這魚腹嫩滑多汁，您來一口」、「這魚頭飽滿多肉，夾點果皮絲，來來來，嚐一嚐」，一陣喧騰擾攘後，你變成一副白骨，只剩下一隻蒸成白珠的魚眼還瞪向上空——

不甘，牠的屍骸那樣露骨、赤裸裸地吶喊着——但牠未曾安息。

「白堊的形成是由三億五千萬年來海洋生物屍骸沉積，在經過數千萬年的積壓作用，海洋生物屍骸中的碳酸鈣變成了白堊……」

純白、美麗而又脆弱的石頭屹立在海島上數百萬年，在石頭中封存了無數海洋生物永恆的生命，牠們不曾瞑目，卻以一種堅強、美麗又沉默的姿勢站立着——

我想我的墓誌銘上也要寫着：「終有一天我將成為白堊。」純潔、美麗、永恆又脆弱，我的生命終有一天會以這種形態寄存在世上嗎？

噫，這一切不過是幻想而已——